

# 麦积山: MAIJISHAN 携世俗之美的佛 XIESHISUZHIMEIDEFO

文/王 琰

麦积山石窟位于甘肃省天水市东南约35公里处，我国秦岭山脉西端小陇山中麦积山上。山峰的西南面为悬崖峭壁，石窟就开凿在峭壁上。开凿年代始于后秦，历经北魏、西魏、北周、隋、唐、五代、宋、元、明、清。现存洞窟194个，其中保存有4~19世纪以来的历代泥塑、石雕、壁画，被誉为“东方雕塑陈列馆”。

秦岭西端山脉中一座巨大奇峰，名麦积崖，巍峨险峻，状如农家麦垛，又名麦积山。如果把它看成是真的麦垛子，那一定是世界上最大的一座了。第一个在这百余米高的峭壁上架木、凿石、开窟造像者，一定有着丰收的祈愿吧。

麦积山石窟最早开凿于十六国后秦时期。后秦帝国是五胡十六国时期，羌族建立的惟一个割据政权。看当时的先秦地

图，在核心的位置圈出一块很大很实在的土地，任谁当了它的主人都会趾高气扬。偶尔在书上见到后秦开国皇帝姚苌的画像，带裘皮帽子，垂着长长的护耳，目光阴鸷，低低地斜过来，令人心悸。

姚苌做过很多坏事，背信弃义，杀前秦皇帝苻坚，欲辱皇后，难怪《晋书·姚苌载记》说他最终如能“安枕而终，斯为幸也”；而另一方面，姚苌长于谋略，善用奇兵。是是非非的皇帝姚苌留下一张辉煌的后秦版图，却未得善终。

晚年时，他常在宫中梦见被他缢杀的前秦皇帝苻坚前来索命，深夜在宫殿乱跑，为卫士误伤，伤口发炎……临终前突然惊惧而起，跪伏床头，叩首不已。姚苌的噩梦终于完结，一国之君最终落得个

如此悲惨的结局，多少让人觉得有些可笑。不过，这

并不妨碍前秦对佛教的虔诚，一个朝阳初生的清晨，麦积山上



凿下了第一尊佛。北魏孝文帝时，麦积山造像达到高潮。孝文帝拓跋宏是位卓越的少数民族皇帝，历史学家将众多溢美之词用到了他身上。北魏时的佛换下夹领小袖的鲜卑服改穿汉服，衣带飘飘。个个都长着北魏时的脸庞，清瘦而修长，颇有风骨。

魏晋南北朝颇多名士风流，呼朋唤友聚在一起的隐士们，袒胸露臂而坐，个个宽袍大袖，挥挥衣袖，带出清风和半弯月亮。

87窟中佛弟子迦叶从北魏走来，这位以苦修为释迦牟尼所称赞的弟子没有想象中的一脸苦像，仿佛只是位鼻梁高挺、颧骨凸起的老人，以引领世人做该做的事情为他的事业。

石窟中，佛祖慈悲端坐于正中莲台之上，一侧的阿难双唇微启，是在诵读《楞严经》吗？《楞严经》源于阿难被摩登伽女用邪咒所迷，戒体快要被毁坏时，佛陀令文殊菩萨持楞严咒前往救护阿难，阿难才被救醒归佛。

142窟中众多供养人听从佛的指引而来。细细望去，一身高仅10厘米的女供养人，头戴龙冠，长裙曳地，一手掌灯，一手牵一小孩，徐步缓行。

北魏孝文帝拓跋宏身后站着一位不同凡响的汉族女子，那就是冯太后。孝文帝登基时年纪尚小，冯太后以太皇太后之尊临朝听政，虽为妇人，但聪达善断。孝文帝天性至孝，对祖母承颜顺志，躬亲伏侍。

一位头戴龙冠的女供养人，窄衣长裙，腰间束带，裙子下摆褶密而多，矜持高贵地从北魏走来……

北魏这叶扁舟被孝文帝划向广阔的大海。都城洛阳的辉煌在杨衒之的《洛阳伽蓝记》中可以瞥见。洛阳成为人间佛国，寺院多达1100余所。有西域僧人叫菩提达摩的，见到洛阳永宁寺，银盘炫目，光照云表，不由得赞叹说，历经诸国，各种各样的奢靡无不见了个遍，但此寺精美美丽，从未有过。于是合掌，口诵“南无阿弥陀佛”。伽蓝伽蓝，北魏的一领锦澜袈裟，披上金光万丈。

历史拐了个弯，走进了西魏。人间没有了天堂，北魏分裂，东魏迁都，杨衒之笔下的洛阳，化成一片废墟。

西魏文帝，名元宝炬，北魏孝文帝拓跋宏之孙。他由大臣宇文泰拥立为帝，定都长安，史称西魏。文帝在位17年，大权尽归于宇文泰，文帝拱手而治，与宇文





泰维持微妙的君臣关系。从拓跋宏迁都洛阳不过50多年而已，拓跋宏可曾想到他会有个这样优柔软弱到任人摆布的孙子。

44窟正壁主佛像为西魏泥塑佛像艺术之巅峰。佛高1.6米，头上做右水涡纹高肉髻，内穿僧祇支，胸前系结，外披通肩袈裟，半结跏趺坐。这尊佛像最为人们称道的是它的笑容，慈悲而庄严，娴静而宽容。

有学者认为此佛是为了纪念西魏文皇后乙弗氏，照她模样塑造的。西魏文帝之后乙弗氏美丽贤淑，为魏文帝生下12个子女，与魏文帝甚为恩爱。但当时北方柔然国势渐大，为解除其军事威胁，宇文泰力劝文帝与柔然国主联姻，取柔然公主为妻，并立为后。乙弗氏被废，离开皇宫，前往麦积山出家为尼。

长安到天水麦积山，翻越连绵的秦岭山脉，山路崎岖又颇多野兽，风刀割一般吹在心上。一条漫长得望不到尽头的路，斜在仿佛永远走不出的阴暗里。此时，麦积山石窟修建已经颇具规模。好在，佛慈祥大度的微笑在路的终点，抚慰着乙弗氏备受苦难煎熬的心灵。

佛祖青灯做伴，乙弗氏活了下来。

如果就此结束这个故事似乎还不够悲情。

魏文帝念念不忘旧人，密令乙弗氏养发，有

追还之意。大统六年（540）春，柔然大举南侵，朝中不少人议论是因为乙弗氏的缘故。文帝无奈：“岂有百万之众为一女子举也？虽然，致此物论，朕亦何颜以见将帅邪！”忍痛草诏令乙弗氏自尽。

乙弗氏接旨后，挥泪道：“愿至尊享千万岁，天下康宁，死无恨也。”于是入内室，引被自覆而死，时年31岁。

麦积有一奇观，登上散花楼居高临下，风是从下往上吹的。撒一把花瓣下去，盘旋飞舞在空中，久久不会落地。活得太沉重，希望却总是飘啊飘的，落不到地上。乙弗氏是怀着希望在等待吗？八年后的春天，魏文帝病逝。乙弗氏被迫尊为文皇后，与文帝合葬于永陵。

44窟主佛像选择了微笑，如此完美动人的微笑，现实的苦难、悲伤的叹息在微笑中放下，微笑背后，是



一个充满动荡、混乱、灾难、血污的时代。

我在佛像前顶礼、流连，那千年前的微笑，有触动灵魂的作用，无关生死的，是关于灵魂的事。

忽然望见西魏123窟前的一对颇有生活气息的童男童女雕像，童男头戴一顶圆毡帽，发辫从帽顶的圆孔中穿出，厚而紧抿着的嘴角，略带稚气生涩的笑容。童女梳着丫髻，穿着圆领长袍胡服，细长眼睛。一对像是刚从哪个农家小院里跑来的孩子，带着土炕的热气，冲淡了佛阁看麦积烟云的忧伤。

散花楼也叫七佛阁，为北周秦州大都督李允信所开。它开凿在离地面50多米的峭壁上，并排七间大佛阁一字排开。无论是梁柱枅檩、斗拱门窗、帐幔帷幕均按汉魏宫阙精心雕凿。人间宫殿式的佛阁里面居住着42尊泥塑菩萨，或端立，或打坐，或拈花微笑。

佛祖讲经的声音如同天籁，风声、鸟声、流水

声……

七佛阁飞天以浮雕的手法捏塑，衣裙、飘带则用矿物颜料直接绘出，仿佛呼之便可破壁而出。

西魏权臣宇文泰死后，宇文氏终于走上前台，其长子废帝自立，国号周，史称北周。北周的佛像承继北魏“秀骨清像”余风，作品更为柔和亲切。62窟里住着12位佛与菩萨。佛端坐中间，大度慈祥。菩萨侍立左右，纤细而窈窕。宝冠、项饰、手镯、臂钏等各种饰物无不精美考究，极尽华贵富丽，像是刚刚从一场盛大的时装发布会归来，让人艳羡。奢靡到了极致，自然会有变故。北周宇文邕即位，是为北周武帝。武帝灭佛，一时间，北周境内“融佛焚经，驱僧破塔……宝刹伽兰皆为俗宅，沙门释种悉作白衣”。

麦积山石窟修建遭遇休止符。好在休止符之后，还有无尽的等待演奏的音符。



七佛阁下15米，麦积山东面崖壁巨大的石胎泥塑释迦牟尼像为隋代造像之壮举，高16米。来麦积山，远远就望见这尊雄伟的摩崖大佛悲悯地俯视人间。左胁侍为文殊菩萨，右胁侍为普贤菩萨。大佛原本“藏身”于石窟中，后来由于唐代地震，石窟外壁被震塌，于是便成了“露天大佛”。它如今的模样，是宋代重塑过的。此为从文物工作者修缮大佛时无意中发现的两件文物而得知的。两件均装藏于佛像头部，唐代写本《金光明经》和宋代耀州瓷碗，碗底有修缮题记。

工匠重修或塑造佛像时常会在佛像的内部放置各种器物，珍珠、玛瑙以及铜钱、佛经、五谷粮食。这些物品的放入象征了佛的大脑和五脏六腑。

有了大脑和五脏六腑的佛会有尘世的烦恼吗？仰视巨大的佛像，常常令我内心无比震撼。越大的心愿要开凿越大的佛吗？风吹着衣纹流畅的袈裟，佛面容温和地俯视着人间冷暖。

133窟万佛洞第9龕中有一尊高不到1米的小沙弥，见过他的人，无不为他生动的笑容打动。有人说，他是听佛祖讲经，听到会意处，掩不住喜悦之情；也有人说，他是在佛国仙界品尝到了什么好东西，一副心花怒放的样子。依我想来，也许，只是当年的那位工匠，久在外雕佛，突然想念家中，于是，自己孩子的音容笑貌便跃然出现在这尊小沙弥身上……

人间的父子与佛国的父子有何不同？正对洞窟一尊高大的释迦牟尼立像站在莲花座上，身躯微微前倾，右手微伸，像要抚摸什么。而他右手下方是渴望见到父亲，又不得不恭敬地向佛祖合十敬礼的罗喉罗。这两尊雕像被称为“释迦会子”。

传说释迦牟尼出家六年后，回到故乡看见儿子，情不自禁地伸出手想抚摸一下。他伸出去的手被古代工匠定格在罗喉罗的头顶上方，并没有抚摸到自己的儿子。释迦牟尼既是父亲，又是佛祖的复杂情感，通过一只悬在半空中的手表现得惟妙惟肖，令观

者动容。

133窟在宋《太平广记》中被称为“万菩萨堂”。内存北朝造像石碑18通，也称碑洞。碑上密密麻麻雕有4000余身贤劫千佛。禅宗打坐时，是要在这样的碑前“观佛”的。佛典中所述之宇宙循环成灭过程中，出现于现世的千佛为贤劫千佛。拘留孙佛、拘那含牟尼佛、迦叶佛、释迦牟尼佛、弥勒佛、楼至佛……佛左手下垂，手心向前并拢伸直，“施愿印”，普渡众生，满足众生心愿的慈悲。右手举至胸前，手心向前向上伸直，“施无畏印”解除众生的苦难……每尊佛发式、表情、手印、坐姿、袈裟各不相同。大乘佛教认为，过去、现在、未来，各有千佛出世，亦即亘三世有三千佛出现。在麦积山，我忽然笃信这一说法，因为，我的身旁，上、下、左、右，皆为各式各样、呼之欲出的佛。

10号碑如一幅构图细腻的连环画，从燃灯授记到熙若拨提河畔的娑罗林中涅槃，共刻制了释迦牟尼乘象入胎、降魔、树下诞生、九龙灌顶、鹿野苑初转法轮和王舍城说法等12段故事。小小的石碑上，更小的飞禽走兽生动地奔跑，更小更小的花草树木繁盛着。细细从头观到尾，释迦牟尼就成了佛。菩萨、飞天、比丘、力士庆祝……碑洞中的石碑无不令人流连，一块块石碑犹如一段段精雕细凿的连环画。

